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起庚申晉穆帝升平四年盡甲申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凡二十五年

庚申 四年 秦甘露二燕幽帝慕容暐建熙元年 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業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輔政乃卒太子暐即位年十一

二月燕以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太師慕輿根伏誅

燕人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根自恃勳舊心不服恪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主上幼冲母后干政猜忌畢山陵殿下宜自取之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乘遠近之望且何忍之根又言於可足渾后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后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託以孤幼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

止根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根并其黨與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開導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聞之謝安曰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

容垂守蠡臺 燕主儁所徵郡國孤嫠孤兒寡婦也 **三月燕遣慕容垂守蠡臺** 燕主儁病大劇而罷至是以燕朝多難欲遣伐晉以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集覽】國孤嫠孤兒寡婦謂秦與晉二鄰也

互相驚動遣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幽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為征南將軍鎮蠡臺孫希傳顏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 【集覽】觀兵觀音貫觀示兵威也 注見漢靈帝中平五年

降秦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雲中護軍賈雍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鎮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集覽】夏雲中夏字為句全本作夏四月也雲中屬下句注見秦王政三年

食既○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秋八月朔日**

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秦 獨孤部及沒弈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窺都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之 【集覽】獨孤部獨孤東胡烏桓別部之號也本姓沒名弈干東胡鮮卑別部之號也沒弈干後因以姓名為部落之號

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降燕李績卒 太宰恪欲以績為右僕射燕主暐不許恪憂以為請暐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之績出為章武大守以憂卒

辛酉 **五年** 秦甘露三燕建熙二年燕之號是歲涼奉升平之號 **春正月劉衛辰叛秦降代○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降燕人圍之** 呂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欲引晉兵以襲鄴燕太宰恪將軍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

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攻然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曰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立宋混卒

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混曰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毀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曰吾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爲之揮涕玄靚以澄爲領軍將軍輔政

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即位

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不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集覽 義望情地謂大義望謂聞望情謂親情地謂位地四者皆莫比琅邪王也

秋七月葬永平陵○燕拔野王呂護奔滎陽○九月立皇后王氏

后濮之女也

尊何皇后爲穆皇后○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誅之詔以張玄靚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張邕既殺宋澄與玄靚叔父天錫同輔政驕溢專權多所刑殺天錫殺之盡滅其族玄靚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壬戌

呂護復奔燕

秦甘露四燕熙三年

春正月減田租

哀皇帝隆和元年

秦建熙三年

畝收二升○二月以庾希爲徐兗刺史袁眞監豫司等州軍事

希鎮下邳眞鎮汝南

拜母貴人周氏爲皇太妃○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呂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之因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誠爲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縣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爲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涼許清壹河南運漕之

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與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上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國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

【覽】北風之思詩北風篇曰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樂】賒賒謂遲緩也【興】公孫綽字宋嘉不競也左傳襄十三年楚實不競懷帝永嘉五年爲劉聰所獲故云秦王堅親臨太學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秦王經義

冬十二月朔日食

○庾希退屯山陽袁眞退屯壽陽

癸亥 興寧元年 秦甘露五燕建熙四年

春三月皇太妃周氏薨

大妃薨于琅邪第帝就第治喪詔曾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帝欲爲太妃服三年樂射江彪啓於禮應服緦麻帝猶欲服朞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覽】遭喪服小記曰三月之喪一時也又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服】朞服象歲之一周【厭】屈抑也胡致堂曰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服齊衰不杖朞而反蒙不孝之譏今哀帝抑制私情從規諫而就正禮遂服緦麻可爲後世法矣

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王述之爲長史述之子坦之爲參軍王珣爲主簿也又以郗超爲參軍超令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豪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候身侍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爲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安兄奕之子也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自立

張玄靚庶母郭氏以張天錫與政與大臣謀誅之事泄天錫皆殺之遂弒玄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六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汝南太守朱斌襲燕許昌克之

二年 秦甘露八燕建熙五年○涼西平悼公張天錫一年

春二月燕慕容評略地河南○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謂之庚戌帝信

【覽】【土斷】注見武帝太康六年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言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機太后復攝政見宋主義符景平元年

夏四月燕陷許昌汝南陳郡

集覽（陷穀猶言辟穀也注於懸瓠汝南太守朱斌犇壽春陳郡太守宋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袁真等禦之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遣將軍慕容塵屯許昌）集覽（懸瓠縣名也屬汝南）

五月以王述爲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兒讓自羨事耳述曰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大司馬溫揚州牧

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

六月秦以張天錫爲西平公

○秋七月大司馬溫城廣陵

諸所居之固辭內錄遥領揚州牧集覽（名也）

秦苻騰謀反伏誅

秦汝南公騰苻堅之弟也以謀反誅時生弟五人堅終必爲患堅不從

燕徙河南諸城

太宰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徙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悅希軍盟津以觀其軍成皐初流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illegible]

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嫠以少擊衆摧破燕軍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訃昌爲名詔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集覽（盟津即孟津也注見漢帝紀建安元年始二年成皐注見襄王元年）

秦平陽公融等降爵爲侯

秦王堅命公卿國名置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爲置郎中令高商趙整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卿堅乃詔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非命上不得乘馬工商皁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五公降爵爲侯集覽（銓衡銓量衡平也所以量度人物而爲之平也）

乙丑

三年

秦建元元燕建熙六年

春正月皇后王氏崩○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擊走之

代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謙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鬬耳何罪遂釋之

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以弟豁監荊揚等州軍事○三月帝崩

琅邪王弈即位沈勁死之

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勿畏也乃攻克之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燕以備之燕王堅自將屯陝城以慕容筑鎮滑臺慕容垂鎮魯陽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全壘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四海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司馬公曰沈勁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爲子矣○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敗

集覽 陝城漢地志弘農有陝縣今陝州治(不能濟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而求之則已死矣)攻陝龕龕之友辟閭蔚是不能濟也

葬安平陵○夏四月燕以陽騖爲太尉

騖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敬之而騖謙恭謹厚遇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

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二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代之

秋七月會稽王昱爲琅邪王

昱罔讓卒自稱會稽王

立皇后庾氏

后冰之女也

匈奴曹轂劉衛辰叛秦秦擊降之○冬十一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圍成都大司馬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

勳爲政暴酷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即反自號成都王引兵入劒閣圍成都溫表序爲征討都護於坐斬之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抗不敢發及抗卒遂舉兵以救之

以王彪之爲僕射

丙寅 帝弈太和元年 秦建元二燕建熙七年

夏五月皇后庾氏崩○朱序及益州刺史周楚擊司馬勳斬之○代王什翼犍遣使入貢于秦○秋七月葬孝皇后○秦寇荊州掠萬餘戶而還○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

燕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南陽督護趙億以宛城叛燕遣趙盤戍之

丁卯 二年 秦建元二燕建熙八年 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恪疾病燕王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

匈奴曹轂遣使如燕 秦王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計命轂發使如燕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任秦辯至燕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主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大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鑒機識變眾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暐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皆為質任在秦家為秦所誅家謂其父祖乃父

集覽 奮覆皆任秦 奮覆二人名並皇甫真之從子時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冬十月秦苻柳雙度武舉兵反秦遣兵討之 秦晉公柳趙公雙與魏公度燕公武謀作亂壯閻之微詰長安柳據蒲坂雙據上邽度據陝城武樓安定反堅遣使諭以罷兵安西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從

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走之 什翼犍

戊辰 三年 秦建元四燕建熙九年 春二月燕以慕容冲為大司馬 初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常蓄進取之志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推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況外寇乎積無旨利而忘害又以語評及恪卒評不能用

秦苻度以陝城降燕 秦魏公度以陝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燕范陽王德以為苻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經趙涌坂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度圍太傅總京師兗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度遺垂及真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上富於春秋吳伐越敗之越王句踐太傅識度豈能敵堅猛乎

集覽 吳越之事 春秋吳伐越敗之越王句踐請成吳王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遂與越

衛辰河冰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度衛辰不意兵卒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翼犍六十而還衛辰無兵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平後越伐吳吳王夫差請成於越范蠡曰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遂滅吳（甬東之悔）越滅吳遷吳王夫差於甬東吳王曰悔不用伍子胥之言遂自剄死賈逵曰甬東越之東鄙甬江東也索隱曰國語云甬勾東越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洲也案勾章今明州鄞縣是

三月朔日食○秋七月秦討苻雙武柳皆斬之○冬燕罷蔭户

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户國之户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脩綰請罷蔭户盡還郡縣燕主暐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蔽匿出户二十餘萬舉朝怨怒

【集覽】糾擿姦伏糾彈擿挑也猶以杖擿地而求路姦謂姦宄之人伏謂隱伏之事也糾彈而擿發之擿地歷反

十一月秦拔陝城斬苻度

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度送長安秦王堅問之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度死位在諸侯王上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世亦氐以爲南秦州刺史

加大司馬溫殊禮

秦王堅

己巳四年（秦建元五燕暐建熙十年）

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

桓溫請與徐兗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遺溫書欲共奬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毀之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加以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大喜即以愔爲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兗夏帥步騎五萬發姑熟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卻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編艦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若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則事可立決若能出戰則事遼矣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恐寒三軍衷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秋冬水更滋滯北土早

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以引
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
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
從之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於中郎曰
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事將何如郎曰以溫聲勢似能有為然吾觀之必無成功
必將垂沮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
苟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
勝若糧廩悠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
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
德帥騎屯石門李邦帥兵萬人輕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
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一
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
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乃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者
敗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
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
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銳氣衰擊之無不克矣如趨俟其
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大急
追之及於襄邑燕將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果兼道而
帥八千騎行澗其後溫果驚駭大敗溫單騎脫走燕將
追之及於二萬級秦苟池斬首二萬級秦苟池乃歸
破之斬首二萬級秦苟池乃歸
屯于山陽深壘不戰
遂據壽春燕下邳
[illegible]
金鄉兗州縣即漢山陽郡東緡縣帝
晉置金鄉郡鉅野注見漢獻帝
也

興平二年引汝會于清漢地志汝水源出弘農[illegible]東南至新蔡入淮清水源出泰山南流經沛至彭城[illegible]
南入淮正義曰清河在淮安州淮陰縣北二十里舳艫音軸
軸艫言其船多前後相銜不絕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為
櫂處漢書舳艫千里注李斐曰舳船後施舵處艫船頭刺
舳艫一曰船尾也和龍晉成帝時燕築城於營州柳城之
北龍山之西命曰和龍後改用政和龍城曰黃龍府注見五
命所居新宮曰和龍後改用

代漢高祖管天福十二年
虎牢關名即武牢也在鄭州滎陽縣周穆王獵鄭圃七萃
之士高奔戎甫虎生獻之地曰虎牢見穆天子傳括地志云河南成皋縣故虎牢也

琛如秦

秦燕既結好以燕使郝略梁琛相繼如秦略與王猛
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略東方之事略知燕將欲
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力敗於萬年欲野見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廷然
行在之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亡有遇

燕遣郝略梁

譙梁譙注見漢景帝三年剽輕山陽揚州域晉分廣陵置山陽
郡隋置楚州宋為淮安軍射陽縣也漢射陽縣本漢山陽郡
州郡志云楚
仁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力敗於萬年欲
引見琛琛曰秦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勃謂琛曰
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廷然
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之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亡有遇
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桓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
恤患結好交聘方始謂我王略燕危秦孤是以秦主

慢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孤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璨從兄弈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即安私室言國所不敢也弈數問璨東事璨曰昔諸葛瑾為兄弈舍璨於客館璨陪弈尚書郎堅使典在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璨曰欲聞璨相見秦人欲使璨拜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璨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恐然但恐降屈為煩耳況亡國之臣乎璨果拜王孟勸堅留璨堅不許

集覽 萬年縣屬京兆府遇禮會遇之禮注見周城王三十六年海縣海謂四海之內縣謂赤縣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容與楚辭聊逍遙兮容與又河東賦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容豫也子虛賦翱翔容與郭璞云容與言自得也或云閑雅舒散貌

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秦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忍為也寧避之於外耳世子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日禍發疾於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人者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請敗于大陸感寤得還幸之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小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精騎追之垂敬騎滅迹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及令寶農隆令高弼俱奔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以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復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為君之忠不亦美乎堅愛令及惜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曰垂父子早除之如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以且其始來吾軍將已之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令垂陝東和必善斷久問今軍吳王猛王孟曰又名往言於評曰秦人閱軍旅聚糧不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皆不虛得既備評曰秦主燕主暐皆人傑不然之雖皇甫眞深以為憂上聽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憂之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堅復卿去國及惜之才皆厚禮之王猛失望曰大陸澤在鉅鹿郡爾雅晉地理志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以為澤一名鉅鹿正義曰大陸澤在漢地理志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以為澤一此名澤鉅鹿正義曰

以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所輕矣評不從秦遂謝病歸時太后侵擾國政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疏奏不省

秦遣王猛等伐燕

十二月取洛陽

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以西賂秦晉兵既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降遣猛及將軍

大司馬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謂盛子曰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姓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軍旨

庚午五年秦建元六年燕建熙十二年晉國是歲燕亡大一小二凡三番

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令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流佩刀贈之以爲卿導將行造慕容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王猛已死也今王猛疾人如麟表以逃死也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

秦主心亦難知聞東朝北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司馬公曰敵國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須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燕慕容臧將兵

燕樂安王臧自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桓寅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戍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遂寢司徒尚書之命

二月袁眞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皆遣兵助之

夏四月大司馬溫遣兵擊破之○五月慕容

今龔燕龍城不克而死（令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撫之帥以東襲威德城據之諸戍皆應將襲龍城弟麟以告令出走遂爲其下所殺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皆厚百里龍城注見去年和龍）

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集覽 秦王堅城東北六里在龍城猛於灞上送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之所堅置鮮卑處所

集覽 星發猶星言電赴之義部置鮮卑之所謂克於關中也但令有司分安鮮卑於關燕主暐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之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中兵敗散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復建不過一紀耳

集覽 越得歲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杜預曰此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果滅吳索隱曰天官占云歲星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十二歲而星一周天正義曰歲星東方木之精蒼帝之歲星十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秦克壺關

王猛壺

漢天文志歲星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福德）一曰德星出於有道之國索隱曰德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德故曰福德

大司馬溫敗袁瑾于壽春遂圍之○九月秦王猛入晉陽冬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遂圍鄴

秦楊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爲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評兵潰中及昏而返猛將斬之鄴城規燕軍期以日遣將軍除成規燕軍期以日成羌郡將也頻與效戰以嬉罪猛弗許羌怒還營請猛猛進兵與相持嚴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頻與效戰以嬉罪猛弗許羌怒還營請猛猛進兵與相持嚴鼓勒兵將攻猛猛敗之羌請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將軍尚爾況國家乎評爲人貪鄙固山泉蕪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然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乃遣將軍鄧羌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遣評部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遣評曰燕主暐若家門興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貧新國喪主暐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貧士且趣使戰評大懼請之軍士日趣使戰評大懼請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將軍勉之羌曰公勿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不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

必以安定大守萬户侯相處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斂帳中與張蛇除成等跨馬運弓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降又十日中燕兵大敗浮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萬餘評單騎走還鄴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有此三者司隸邀君也臨戰躁求無上也

暐以王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者燕士暐與秦客評等南龍城堅入鄴宮慕容垂見

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

勒以其罪就斬五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有此三者司隸邀君也臨戰躁求無上也

[景略]王猛自稱其字采苟采苟也下體根苟徇也苟苟也下體根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其葉苟乎容反蔓菁也郭璞曰蔓菜也郭以爲上瓜復見大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矣今有王猛猶再見

[嚴鼓]師古曰嚴而擊鼓也[苟]時谷風采苟采菲無以下體況苟徇也苟苟也箋云此二菜皆上下可食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苟乎容反蔓菁也郭璞曰蔓菜也郭以爲上瓜復見大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矣今有王猛猶再見

[評]

[景略]王猛自稱其字采苟采菲苟也下體根苟徇也苟苟也箋云此二菜皆上下可食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苟乎容反蔓菁也郭璞曰蔓菜也郭以爲上瓜復見大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矣今有王猛猶再見

[嚴鼓]師古曰嚴而擊鼓也[苟]時谷風采苟采菲無以下體況苟徇也苟苟也箋云此二菜皆上下可食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苟乎容反蔓菁也郭璞曰蔓菜也郭以爲上瓜復見大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矣今有王猛猶再見

[評]

[景略]王猛自稱其字采苟采菲苟也下體根苟徇也苟苟也箋云此二菜皆上下可食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苟乎容反蔓菁也郭璞曰蔓菜也郭以爲上瓜復見大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矣今有王猛猶再見

[評]

曰正丘首丘也仁恩也首丘也首正首丘也仁恩也淮南子曰鳥飛返鄉而生亦不忘背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繡衣使者漢百官表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注云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死鶴窟狐死首丘楚辭九章哀郢篇鳥飛返故鄉兮狐死首丘謂狐必首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繡衣使者漢百官表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注云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

十二月秦遷故燕主暐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

秦王堅遷慕容暐及其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譙王孫爲主簿它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先君誕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也猛大笑秦封暐爲新興侯以評爲給事中黃門侍郎參軍馬誕曰敢問取臣之道如何先猛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

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千之女生主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

纂以歸○秦以鄧羌爲鎮軍將軍

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羌爲同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也皇畿爾雅曰董督正也牧養也也猶言牧伯皇畿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王畿

集覽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

秦王堅至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牛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何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爲東海王

溫時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昊能知人貴賤溫問之昊曰明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人望羅致英乂以望羅致英乂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時望還歸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未足以雪恥乎超曰未也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宿中夜謂超曰明公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廢第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廢

迎會稽王昱入即位

溫遣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生二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溫乃詣建康諷褚太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益之曰太后太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有沒心焉如新朝堂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尚書僕射謝萬集百官於朝堂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彭之命士彭之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帝乘犢車出神虎門侍御史將兵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迎昱即帝位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猶擬爵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就躍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書武事溫忌之表免其官尊溫太后曰崇德太后逼新蔡王晃自列與晞及殷浩之子涓以庾蘊弟倩柔等謀反收付廷尉又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有司承溫旨請誅晞詔曰倩柔等謀逆晞固請溫賢略溫覽之流汗乃奏廢晞徙新安免晃爲庶人涓柔皆族誅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遂拜溫還始就坐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霸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力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乎縊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母乎溫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母乎溫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母乎溫

鷄之賁賁、刺其君之亂、故補孟云牀第之言不當踰門限也、嫠疾史、昭通鑑釋文曰、疾、孺住反、痺濕病也、此說與床第之義全不相著、愚案、嫠疾則嫠疾正、顏漢膠西王端景帝子、陰嫠之疾、膠西于王端景帝本紀曰、牀第易、誣乃言帝爲、爲人賊、戾又陰嫠一近婦人、不能御婦人、見史記五宗世家、未亡人、自列、列陳也、自稱曰未亡人、自說自爲飾也、倩柔、庾蘊二弟名、自說自爲飾說

十一月降封東海王爲海西縣公

大司馬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東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拱默而已先是發感守太微端門行入太微帝其惡之謂中書令曰、太微帝其惡之謂中書令曰、太微帝無復近日事邪、超曰、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慨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吾不能以道王道因詠度聞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議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性暢然無齋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之流但清談美勝耳超以溫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與左衛將軍王珣之共請超曰事漢昭帝崩迎昌邑王即帝位不能爲性命事廢歸于昌邑太微端門天官書忍須東邪命

[illegible]

太微宮垣南四星被衣冠法中端門正美曰太微宮垣南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其外藩九卿也南

潘中二星間於端門

壬申 一年 秦建元八年 春二月秦以慕容評爲范陽太守

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出之范陽司馬公曰、古之人滅汙聖朝願爲燕裂之堅乃除害故也秦王堅不以評爲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人莫之愍盡誠於人而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集覽

惡來革秦本紀裴廉生惡來也又讀楚辭惜誓篇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文公集註云來謂惡來與革皆紂之佞臣如此則惡來革自是兩人正疑史記之誤及觀劉昭通鑑釋文惡來革裴廉長子也此說與史記相符史提綱乃曰惡來名革裴廉都反孫奕示兒編亦云三

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夏四月遷海西公於吳縣○六月秦以王猛爲丞相苻融爲冀州牧○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

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勤太妃之初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時中王也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

集覽 謂王承相王導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吏治堅教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教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爲政好新奇貴苛察治中別駕中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恨不用紹言皆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

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囿發頌下垂聲今渤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在密舉密舉在核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

集覽 僖公能脩泮宮也泮宮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

以囿發頌詩泮水頌魯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士期會於稷下春秋莒子如齊盟于稷門即此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堂舊址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列傳說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士期會於稷下春秋莒子如齊盟于稷門即此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堂舊址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列傳說也

陵○三吳大旱饑

冬十月葬高平

癸酉

烈宗孝武皇帝寧康元年 秦建元九年 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

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靴

乎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厭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初溫之謝安王坦之也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知桂阿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安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也及弟齊謀殺沖沖以溫才弱使沖領其衆溫卒燕

甲戌 二年 秦建元十年 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illegible] 胼胝 胼蒲眠反 胝張尼反 胼胝皮堅厚也

乙亥 三年 秦建元十一年 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以桓沖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輔國家爲憂言不及私卒謝以上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來必出地氏族黨莫不感寢苦諫沖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疾秦王堅親爲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編禱河嶽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慮天地之變夫者也臣聞報德開闢以來未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愚夫達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決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鮮卑何勁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兇氐羌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餘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諡曰武

八月立皇后王氏 后濛之孫也

九月以徐邈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有疑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酬樂之後如爲詩章文詞雖收斂還有刑削經帝命然後出之

冬十月朔日

爲中書舍人

丙子 大元元年 秦建元十二年是歲 春正月朔帝冠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宣聽訟觀五日一臨以來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弼式俟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大后歸政以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秦遣

涼代皆亡僭國一

侍臣分巡郡縣 秦王堅下詔曰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遣湯爲自丞相違世鬚髮半白今天下特臣分巡郡縣問民疾苦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 天錫荒于酒色

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人情憤怨秦王堅以天錫臣道未純遣將軍苟養梁熙等將兵臨西河追師撲討負殊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討負殊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曰今海內一旦委身賊庭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以前秦主苻堅之勢橫制天下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秦主既抗衡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師齊河天錫又遣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苟萇使姚萇爲前驅馬建迎降據兵敗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遂至姑臧天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秦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封天錫爲義侯初秦兵之出也先遣中大夫梁殿等於長安分道攻秦以救涼州長安至則涼已亡秦兵遂分道攻之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而天錫荒淫不克而罷

漢籍 漢書武帝紀 制曰 制 曰 詔 曰 及 賢 人 以 威 勢 相 脅 曰 橫 負 不 留 行 留 行 以 彊 梟 則 漢 書 武 帝 紀 攻 幼 弱 脅 橫 也 必 不 留 行

行矣注言無所礙也詔除度田收租之制初宣帝減田租畝收一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蠶在役之身冬十一月朔日食○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劉衛辰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之遂分代爲二部代王什翼犍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燕長子慕容垂有深謀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信以以以

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

丁丑 二年 秦建元十三年 春高句麗新城西南夷皆遣使朝貢于秦○秦以熊邈爲將作長史

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弊今又重以奢侈將至矣大王但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也

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秋七月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紹超自以其父憎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於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能遣衆舉親玄才雖優猶須閒歲未嘗不然況其人以事之爲參軍當爲前鋒戰無不捷時人以事之爲參軍當爲前鋒戰無不捷時人以事之爲參軍當爲前鋒戰無不捷時

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波恒沖在上明旌然七萬懼秦兵不敢進王欲急攻襄陽尚義曰吾衆十倍於敵襄陽城壁堅如綱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留將士急求成功故王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

秋七月新宮成○秦遣兵分道寇盱眙彭城魏興

彭城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逡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爲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右將軍毛虎詔攻彭城詔使

冊陽即金陵也秦改曰秣陵三國吳人帝曰秣陵三國吳人帝改曰建業晉元帝改冊陽爲陳國春秋楚滅之戰國時爲楚魏之郊秦改頴川郡正義曰淮陽周時

徐褒守之商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詔以疆埸多虞年穀不登其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集覽 絹反丑 三月詔減省用度 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秦韋鍾拔魏興殺右右奪其刀曾秦人至就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秉已於後吉祖沖明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北歸得挹臨終手號詔贈益州刺史常有不遜之語秦符之彌厚穆字也被執秦欲官之穆固辭不受

集覽 孟威周楚字也 秦獲其母遂降

五月秦陷盱眙 秦俱難彭超拔盱眙執內史毛璩之遂圍

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 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玄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殿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謝安為相秦人屢入成衆心危懼安每鎮以和靜其為政務寬大綱不密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之雅量焉

集覽 三阿屬高郵軍今北阿鎮是在

晉為三阿屯為下邳徐敬業也

秦大饑

庚辰 五年 秦建元十六年 春秦復以苻堅為鎮北大將軍守蒯 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於渭陽教武堂於渭陽以教諸將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百餘年以來人戰鬬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外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

集覽 馴致 馴音 循以漸而致曰馴致

夏四月秦幽州刺史苻洛及苻重舉兵反秦遣兵擊之斬重擒洛赦之 秦行唐公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弃牛射洞犁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秦王堅以洛為益州牧洛謂官屬曰孤不得入為將相而又殺之西奔諸君意何如治中平規曰主上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士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上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四月帥衆七萬發和龍堅遣將軍竇衝呂光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五月衝等與戰敗之擒洛送長安重走還薊光追斬之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西海郡司馬公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亡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

集覽 西商 猶言 變死亂何自而息哉

西夷也裔者言如衣之裔末

以謝安爲衛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爲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爲青州牧苻暉爲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原九州諸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爲諸州刺史堅送丕至霸上不所須氏三千戶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因侍宴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遮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笑而不納

集覽 諸氏正義曰今成州武州等是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漢地志云武都郡辟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三原今京兆府輝州有三原縣案輝州古耀州也九嵕山名在馮翊谷口其地常陰故西京賦云九嵕甘泉涸陰沍寒嵕本作家祖紅反武都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雍注見周顯王八年汧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辛巳 六年 秦建元十七年 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諫不從

集覽 精舍佛寺也釋迦譜云息心所棲曰精舍精練行者之所居師古曰講讀之所曰精舍也

秋九月葬定皇后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于秦○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擊破之遂拔管城獲其將閻振吳仲○江東大饑

壬午 七年 秦建元十八年 春三月秦司農苻陽侍郎王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爲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皮虓朔方之北以皮兄永清修好學擢爲幽州刺史

集覽 十具牛風俗通云北俗三牛爲一具以荷一犂十具三十牛也

秦徙鄴銅駝馬飛廉翁

仲于長安○秦以苻融爲征南大將軍謀伐晉也夏五月幽州蝗（苻生廣袤千里秦王堅遣使發民撲除之）秋八月秦以裴元略爲巴西梓潼太守（密具舟師也）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將兵擊西域（以車師繕善入朝于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爲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桓沖遣兵伐襄陽（桓沖遣將軍朱綽擊襄陽秦王堅）冬十月秦公會羣臣于太極殿（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未可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恰未可伐也堅曰天道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聰授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幽遠乎時苻堅方欲自將討之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蒲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而內外特言不可恐何也臣之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殺堅曰以吾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加六合太子宏曰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挫財力冠軍慕容垂獨言於堅曰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鼠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從來已若從衆而已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言豈有混壹之功乎堅曰卿不聽新幸張夫人諫曰天地方交泰而人主不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亦樂乎與安曰陛下應天順人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能自進言堅曰太子宏能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極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弱然天險之固曰融復諫曰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弱然天險之固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潛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蒲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而內外特言不可恐何也臣之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

因也自秋冬以來雞夜鳴夫哀嘷庶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挑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國之興亡由聽人之用捨今陽平公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大事孺子安知天下惑焉堅曰天下集覽三仁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箕何晏曰案謂仁者愛人三人行本異而乃同稱曰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見宋世家臣備率注惠帝元康九年歲鎮守斗福德在吳歲鎮二星名居其宿民守也斗二十八宿中一宿也斗之分野在江湖江湖吳地也漢天文志曰歲星中央土一名地侯歲鎮一宿二可以伐人天官書曰鎮星中央土一名星所在之國不可伐十八歲而周天其所居國言索隱曰十八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故曰福德

秦大熟

秦劉蘭討蝗不能滅有司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大熟蝗不食麻豆

癸未

八年

秦建元九年

夏五月桓沖帥師伐秦拔筑陽

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丙水沖懼退還上明表其已子石氏領襄陽十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太守戍夏口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集覽筑陽縣屬順陽郡筑音竹

又音逐案順陽漢南鄉也南鄉注見穆帝永和十年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先為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長驅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聽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謂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賞罰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垂言於堅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萬兵自灞上出發長安戎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苻堅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遣還沖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

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集解 以龍驤建業初苻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聖日授之辛建帝業驤音相堅承與反田盧遊陟登也游山登高也

以琅邪王道子録尚書六條事○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遣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淮以遏宋兵硤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盡棄糧儲潛遣使告石等曰今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衆心自沮奪氣可遂破也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溯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蔽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嚴整又望見晉軍部伍精銳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亦勍敵也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亦勍敵也乃持久之計非敵者也陸機陳小知使我兵得渡以此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還之使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淮而死者蔽野塞川北走者聞淝水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下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帥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困民有進壺飧豚糜者堅曰此人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厭苦安樂陛下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主濁能明賜之帛安慰之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我苦之仇垂曰彼以赤心投我我安得不以忠義報之乎垂曰吾昔為王猛所賣秦主濁能明德徐俟其德衰而圖之此為報仇非負宿恩也寶曰吾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垂曰不負心且可以義取天下身無所秦主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主濁能明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謝安得聲書如故客別之徐答曰小兒輩遂攝書置林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乃以實知不尽兵已敗方與客圍棊聲書既破賊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石等歸建康得金石之樂堅收集離散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

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每聞風飆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

集覽 硤石山名在今安豐軍案寰宇記云兩岸相對淮水經中過山上立二城以防津要故名硤石山八公山在安豐壽春縣北四里苻堅伐晉望山草木皆人形即此是已滁州來安縣西南十三里八公山此乃淮南王安與八公謀石處又無爲軍巢縣西八公山此亦淮南王遇八仙處無然無音武賓韻注失意貌三蒼云怪愕之辭也青岡在安豐軍去壽春三十里昔爲太傅所不容太傅慕容評也先嘗謀誅慕容垂故垂奔秦風飆甲遥反說文狂揺風也

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以王國寶爲尚書郎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

謝安增王國寶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多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紀怒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猜忌之

初開酒禁

增民稅米口五石○秦呂光攻龜茲

呂光行越流沙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

國仁本隴西鮮卑居勇士川爲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叔父步頹閒秦師敗率隴西叛之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頹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集覽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上世如弗斯號勇善騎射諸部推爲統主號乞伏可汗傳子至裔統司繁爲苻堅將王綰所襲部衆叛降於統司繁亦衛統降堅署爲兩單于留之長安司繁卒國仁代之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於長樂公丕丕身自迎之趙秘勸垂於座取丕垂反形不從丕謀襲擊垂垂侍郎姜讓諫曰垂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垂侍郎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不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於垂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以垂弊錯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不猶愈乎乃以羸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飛龍曰

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留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慕容農及楷紹於鄴行至安陽聞丕欲圖吾父子吾雖欲自得乎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乃集

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專而有衆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武翟遂濟河以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遂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垂遂將三萬騎奔列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以爲以晦日數十騎微服出鄴而不食利謂其妻曰人惡奴即貴人兵家貧無以爲饌之置奈饌農笑而曰有雄十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欲集兵河妻曰君丞出處皇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復鄴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君所從農乃來北君丞出處皇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復鄴能從我乎利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乃列人以圖興復鄴能從我乎利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乃請烏桓張驃說之驃再拜曰附者已韓詩外傳母爲虎傳翼請曰附者已韓詩外傳母爲虎傳翼請曰附者已

【圖】爲虎傳翼請曰附者已擇人而食列人城名[illegible]

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惡故句絕魯利呼其妻名云即貴人即猶稱即君猶慕容農也契丹志云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爲即君

中 九年 秦建元二十年 燕建元元年 後秦大赦 祖姚萇白雀元年 舊大國一 新大國二凡三僭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大加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勸翟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斌從之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門拒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封德爲范陽王翟斌爲河南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王楷爲太原王翟斌爲河南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越秋軍資器械各及東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匹於是步騎之攻破館陶收其穀萬斛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其所取康臺牧馬數千部衆數千赴之雲集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才不部署往上下肅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才不部署往

今之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農曰樂公丕使不畏王越討之陵我農也曰越必有智勇之名今不取而來此是王越而我農曰越不設備可以計取之南拒大軍治城池何列城之人足治也越今起義列人兵唯敵是求當以河急擊之城池何彼列人之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城池何彼列人在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時擊之可以甲在越心令士則士嚴備以待母得妄動越立柵自吾知其無能爲也士向衆暮不乘其初至陳于城西門劉本立

[illegible]壯士四百騰撫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嘗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改元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遂立世子寶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不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求爲鄴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

集覽 新興侯 故燕主慕容暐也秦封爲新興侯

[illegible]晃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名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垂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垂懼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朝與侯特在長安屠各注見漢恒帝延熹元年館陶魏郡館西南七十里南鎮是也受分陶縣今屬濮州故城在今縣西南十比周公召公也注見惠帝太安元年周陝之任以慕容不比周公召公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

遣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譙城桓沖伐秦拔魏興

上庸新城○二月荊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

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朝議欲以玄爲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然望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城垂築長圍守之關東六州郡其外郭長樂公不退守中城垂遂立世子寶爲太子拜王公百餘人不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求爲鄴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

燕擊秦枋頭館陶取之

集覽 枋頭 注見成帝咸和八年

二月以謝安爲太保○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起兵平陽秦遣苻叡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泓爲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乃使廣平公熙鎮蒲坂徵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

燕王垂攻鄴拔鄴長圍守之關東六州郡縣多降於燕秦征東府官屬同郡吳韶逃歸勃海韶曰燕秦曰吾以避禍耳去君事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君吾所不爲也

集覽 肥鄉 燕范陽王德擊洛州今廣平是

秦枋頭之東胡王晏據館陶者亦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晏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燿帥衆將奔關東轂麤猛輕敖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轂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衆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共豪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帝建平元年(華陰)注見漢哀帝(蒲坂)注見周赧王十一年降者十餘萬

(北地)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蒲坂)注見周赧王十一年

苻定苻紹以信都高城降燕○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秦竇衝擊沖破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送家兄皇帝還鄴鄴與秦以虎牢爲界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而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衆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便卻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兄之梁州刺史楊亮帥兵伐蜀也巴郡○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秦王堅擊後秦敗之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之後秦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有昌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堅嘆曰天亦祐賊乎

燕諸將殺慕容泓立沖爲皇太弟慕容泓謀爲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

燕將軍慕容麟拔常山中山慕容沖大破秦兵遂據阿房城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秦王堅聞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暉拒沖戰於鄭西沖大破之遂據阿房城

黽襲以涪城來降○葬康獻皇后○燕殺丁零翟斌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斌果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垂殺之秦呂光大破

龜茲入據其城

呂光與戰大破之帛純出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光立帛純弟震爲龜茲王

集覽 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呂引諸國兵七十餘萬以救之獪胡獪西域國

八月燕王垂解鄴

圍趨新城

初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將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匱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無降理不如開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之恩乃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集覽 冠軍將軍慕容隆冠軍

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宾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翼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集覽 鄄城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慕容沖進逼長安○冬十月朔日食○謝玄遣兵攻秦青州降之○燕慕輿文殺劉庫仁

屯繁時燕慕輿句之子文在庫仁所知二郡兵不樂密使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鄴其騎馬奔燕庫仁弟頭眷代領部衆

加謝玄都督七州軍事

自歸於晉不未許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碻磝郭蒲據滑臺頗脅劉襲軍于河北襲克黎陽不濯乃遣參軍焦達致書於玄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達與參軍姜讓密告楊膺政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且議不若不從則逼縛與之於是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除兗青司冀幽并州諸軍事

集覽 碻磝城名史炤曰碻在五交韻又碻本作硞案大宋重修廣韻注硞口交反磝五交反硞磝戍名今濟州是出音譜滑臺本春秋鄭之廩延邑後魏置東郡又改滑州黎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後秦王萇攻新平

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燕人因其衆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自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自恥其衆政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望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萇至太守苟輔之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

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
救郡人横破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
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内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
秦士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羌羌將入城覺之而返
輔伏兵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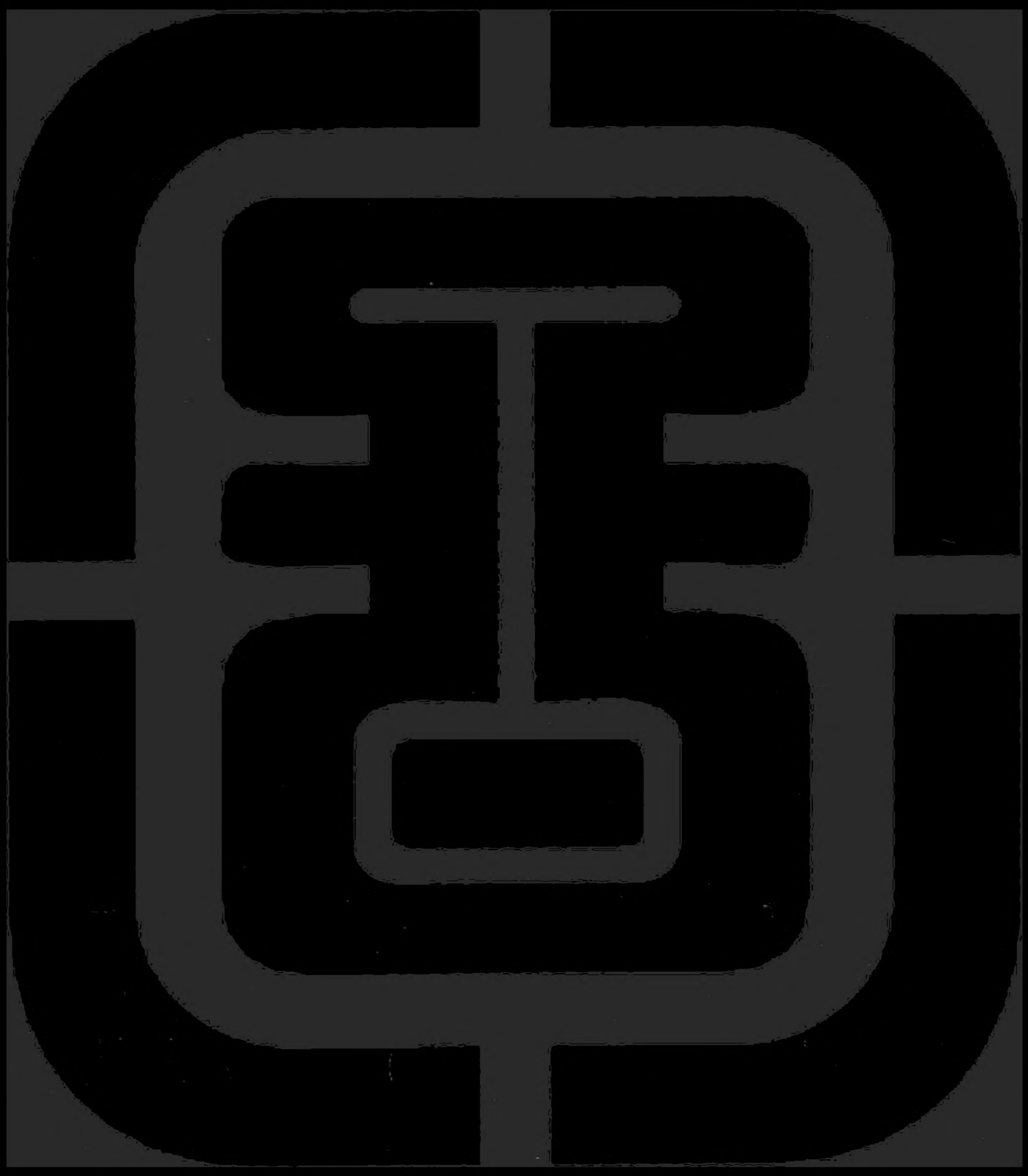
集覽 以爲病病猶言恥也（田單以一城存齊戰國燕攻齊下齊七十餘城盡復齊齊君出奔田單走保即墨以距燕卒也此事在周赧王三十六年）

十二月秦殺其

新興侯慕容暐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暐肅與慕容暐謀伏兵殺堅事覺堅召暐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乃并暐肅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冲

燕王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秦梁州刺史尚猛棄漢中走

考異 哀帝隆和元年拜垂貴人周氏爲皇太妃興寧三年會稽王昱爲琅邪王 提要會上有徙字 帝奕太和元年宋序及益州刺史周楚擊司馬勲斬之 據上書勲反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三年秦討

苻雙武柳皆斬之秦拔陝城斬苻度 反此斬字並當作誅 加大司馬溫殊禮 據凡例當書大司馬溫自加殊禮 五年二月袁眞死子瑾代領其衆大司馬溫遣兵擊破之 據四年書袁眞叛此擊字當作討 太宗簡文皇帝咸安元年 提要帝下注昱字按歲年例君名注曰即位在今年内義哩得失者以前爲正而注所改於下據此年十一月桓温廢帝奕立簡文則此當大書六年八月注太宗簡文皇帝昱咸安元年而明年歲首大書太宗簡文皇帝咸安二年 春正月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斬之 斬當作誅 孝武帝太元元年代寔君弑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 殺當作誅 三年秦寇涼州 一本作梁州 五年秦幽州刺史苻洛及苻重舉兵反秦遣兵擊之斬重 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七年幽州蝗 幽上漏秦字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